

那人犹如一只豹，在黑暗中悄悄接近猎物。
然而真正的豹，不仅是隐形、无声的猎人，还能让猎物自投罗网。

[挪威] 尤·奈斯博——著 林立仁——译

猎豹

下

P a n s e r h j e r t e

Jo Nesbø

CAS
PUBLISHING & MEDIA
湖南文艺出版社

湖南文艺出版社
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

博集天卷
CS-BOOKY

猎豹_下

P a n s e r h j e r t e

Jo Nesbø

[挪威] 尤·奈斯博——著 林立仁——译



湖南文艺出版社
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

Pansenhjerte

第五部

他转过身，直视那个物体。它就站在他前方，动也不动，仿佛已经在那里站了很久，仿佛它是他的影子。

46 红甲虫

哈利睁开双眼，看见两个空酒瓶之间有一只又大又方的红甲虫朝他爬来，同时发出如猫一般的低频颤动声。红甲虫停止发出声音，接着又再度发出颤动声，轻叩玻璃桌面，朝他爬行五厘米，在烟灰中留下一条细小痕迹。哈利伸手抓住它，放到耳边。他听见自己的声音沙哑得好像被碾碎的石头在摩擦：“别再打给我了，爱斯坦。”

“哈利……”

“你是谁？”

“我是卡雅，你在做什么？”

哈利看了看来电显示，确定对方说的是实话。

“我在休息。”他感觉胃部准备再度清空里头的东西。

“在哪里休息？”

“在沙发上。我要挂电话了，除非你有重要的事。”

“你是说你在奥普索乡的家里吗？”

“哦，我看看，壁纸看起来应该是。卡雅，我得挂了。”

哈利将手机丢到沙发另一端，东倒西歪地站起来，屈身找到平衡，蹒跚地向前走，把头部当作导航装置和撞锤。他的头引导他走进厨房，并未撞到任何东西。他把双手放在水槽两侧，一张口便将胃里的东西如喷泉般射出来。

他再度睁开眼睛，看见餐盘架还在水槽里，稀薄的黄绿色呕吐物沿着一个直立放置的盘子流下。他打开水龙头。作为再开酒戒的酒鬼有个好处，

那就是到了第二天，你的呕吐物就不会再堵住排水口。

哈利喝了点儿自来水。不多。作为资深酒鬼还有另一个好处，那就是知道你的胃有多少耐受力。

他回到客厅，交叉双腿，仿佛刚尿裤子。事实上他并未检查自己有没有尿裤子。他在沙发上躺下来，听见另一端传来低沉沙哑的声音，仿佛一个小人儿正在用小小的声音呼唤他的名字。他在双脚之间摸索，再度把手机放到耳边。

“什么事？”

他不知道该拿如同岩浆般灼烧他喉咙的胆汁怎么办，是该咳出来，还是吞下去？还是让他的喉咙被灼烧，只因他活该。

他聆听卡雅说她想见他，问可不可以去艾克柏餐厅跟她碰面。现在，或是一小时后。

哈利看着咖啡桌上的两个占边威士忌空瓶，又看看表。七点。酒品专卖店已经打烊了，但餐厅酒吧有卖酒。

“现在。”他说。

他按下结束键，不一会儿手机又响了起来。他查看来电显示，按下接听键：“嘿，爱斯坦。”

“你终于接电话了！妈的哈利，我都快以为你像吉米·亨德里克斯那样嗝屁了。”

“你可以载我去艾克柏餐厅吗？”

“你以为我是什么人？见鬼的出租车司机吗？”

十八分钟后，爱斯坦的出租车停在欧拉夫家的台阶外，朝打开的窗户里叫喊，露齿而笑：“你需要人帮你锁门吗，醉鬼？”

“晚餐？”爱斯坦高声叫道。车子经过诺斯特朗市，向前驶去。“你是要去上她还是你已经上过她了？”

“冷静点儿，我们是一起工作的同事。”

“对，就像我前妻说的：‘你覬覦你每天看到的事物。’这句话她一定是从那些虚华的杂志上看来的。只不过她指的不是我，而是她办公室的那个浑蛋。”

“你又没结过婚，爱斯坦。”

“我本可能结婚的啊。那家伙穿挪威毛衣，打领带，说一口新挪威语。他说的不是方言，而是他妈的充满民族浪漫主义、伊瓦尔·奥森^①式的新挪威语。我不骗你。你能想象吗？一个人躺在床上，心想现在你的老婆候选人正忙着在办公桌上跟别人做爱，眼前还浮现出彩色毛衣和白色屁股的画面，那个白痴用力冲撞，最后停下来，双臀紧缩，用新挪威语大喊：EG KJEM！（我射了！）”

爱斯坦瞥了哈利一眼，只见哈利什么反应都没有。

“天哪，哈利，你不觉得很幽默吗？难道你有那么生气吗？”

卡雅坐在窗边，侧头沉思，看着整座城市。一声轻咳令她转过头来。原来是餐厅领班，领班脸上露出“菜单上有但厨房说没有”的抱歉神情，低低弯下腰，用非常低沉的声音说话，卡雅几乎听不见他说什么。

“很遗憾您的同伴来了，”领班脸上一红，赶紧更正说，“我是说，很遗憾我们不能让他进来，他……他的精力太旺盛了，我们餐厅的政策是……”

“好，”卡雅说，站了起来，“他在哪里？”

“他在外面等你。他进来的时候在酒吧买了一杯酒，带出去了。不知道可不可以麻烦你把酒杯拿回来。你知道，我们可能会因为这种事丢了饭碗。”

“好，可以请你帮我外套拿来吗？”卡雅说，快步穿过餐厅，领班

^① 伊瓦尔·奥森（Ivar Aasen, 1813—1896），挪威语言学者、词典编纂者、剧作家、诗坛巨擘。

紧张地跟在后头。

卡雅走出餐厅，看见哈利。哈利摇摇晃晃地站在斜坡旁的矮墙边，就在上次他们站的地方。

卡雅走到哈利身旁，看见矮墙上放着一个空杯。

“看来我们注定没办法在这家餐厅用餐，”她说，“有什么提议吗？”

哈利耸耸肩，从扁酒壶里喝了口酒：“可以去萨沃伊饭店的酒吧，如果你不是很饿的话。”

卡雅用外套紧紧裹住身体：“我不是很饿。还是带我四处看看吧，这里是你的地盘，我开车来的。你可以带我去看你以前常去的碉堡。”

“那里又冷又丑，”哈利说，“到处都是尿臊味和湿嗒嗒的烟灰。”

“我们可以抽烟，”卡雅说，“欣赏风景。你有更好的提议吗？”

一艘宛如圣诞树般点着辉煌灯火的游轮缓缓穿过黑暗，在山下的峡湾里无声无息地朝城市前进。哈利和卡雅坐在碉堡顶端的潮湿水泥上，都不觉得有寒意钻入体内。卡雅接过哈利递来的小酒瓶，喝了口酒。

“用扁酒壶装红酒？”她说。

“我爸的酒柜只剩红酒，反正只是拿来应急。你最喜欢的男演员是谁？”

“该你先说了。”卡雅说，喝了一大口。

“罗伯特·德尼罗。”

卡雅做个鬼脸：“《老大靠边闪》？《拜见岳父大人》？”

“我永远拥戴《出租车司机》和《猎鹿人》。我是死忠影迷。那你呢？”

“约翰·马尔科维奇。”

“嗯，很好。为什么？”

卡雅想了想：“我觉得是那份后天培养出来的邪恶气质，那不是我喜

欢的人类特质，可是我喜欢他把它表现出来。”

“而且他有一张女性化的嘴唇。”

“那样好吗？”

“对，每一个优秀的演员都有女性化的嘴唇，或者有尖细的女性化声音，像是凯文·史派西、菲利普·塞默·霍夫曼。”哈利从烟盒里抽出一根香烟，递给卡雅。

“你先帮我点烟吧，”卡雅说，“这些人都不是太阳刚。”

“米基·洛克，他有女性化的声音，女性化的嘴巴。詹姆斯·伍兹的嘴唇像淫荡的玫瑰，让人看了就想亲。”

“可是他的声音不尖。”

“他的声音像母羊一样咩咩叫。”

卡雅大笑，接过点燃的香烟：“别这样，电影里的阳刚男人还是有低沉沙哑的嗓音，布鲁斯·威利斯就是个好例子。”

“对，布鲁斯·威利斯，他的声音可以说是沙哑，可是要说低沉？恐怕没有吧。”哈利眯起双眼，面对城市，用假音嘶声说，“看来在这么高的地方，什么屁都没办法掌控。”

卡雅爆出大笑，香烟从她嘴里喷出，弹跳着落下墙壁，没入矮树丛中，发出点点火光。

“模仿得很烂？”

“简直烂透了，”卡雅笑得上气不接下气，“该死，你害我忘了我要说的那个外形阳刚可是声音女性化的男演员是谁。”

哈利耸耸肩：“你会想起来的。”

“以前艾文和我也有个像这样的地方，”卡雅说，接过另一根香烟，用拇指和食指捏着，仿佛它是一根待锤的钉子。“一个我们觉得没有人会知道的地方，我们可以躲在那里，把秘密说给对方听。”

“想跟我说一说吗？”

“说什么？”

“你哥哥，他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“他死了。”

“我知道，我以为你会跟我说其他的事。”

“什么其他的事？”

“呃，比方说，为什么你把他看得好像圣人一样？”

“我有吗？”

“你没有吗？”

卡雅的搜寻目光在哈利身上游移。“酒。”她说。

哈利将小酒壶递给她，她贪婪地喝了一大口。

“他留了一张字条，”卡雅说，“艾文非常敏感又脆弱，有时他满脸都是笑意，充满笑声，他一出现就好像把阳光带了进来。如果你有问题，只要他出现，问题似乎就蒸发了，就好像……呃，就好像朝露碰到阳光一样。可是在他黑暗的时期正好相反，他周围的一切都变得寂静，空气中似乎悬荡着一出徘徊不去的悲剧，你可以在他的沉默里听见这出悲剧。音乐都是小调，美丽却又可怕，你明白吗？可是有些阳光好像储存在他眼睛里，因为他的眼睛还继续在笑，非常怪异。”

卡雅打个冷战。

“那时候是暑假，阳光普照，是那种艾文才能带来的好天气。我们全家去彻默岛的避暑别墅，那天我起床后直接去商店买草莓，回来的时候早餐已经煮好了，妈妈朝二楼大喊，要艾文赶快下来，但是他没回答。我们想他应该还在睡觉，有时他会睡很久的懒觉。我上楼去我房间拿东西，经过他的房间时，我敲了敲门，大声说：‘有草莓哟。’我打开我的房门，耳朵还是留意他有没有回应。当你走进自己的房间，你不会东看西看，只

会直接去找你要的，比如说摆在床头柜上的书、窗台或装鱼饵的盒子。我没有立刻看见他，只注意到光线好像不太一样，接着我看了旁边一眼，起初只看见他的赤脚。他的脚每一寸我都熟悉。以前他会付我一克朗去搔他的脚，他好喜欢那种感觉。我的第一个想法是他在飞，他终于学会飞了。我的视线继续往上移。他穿着我织给他的浅蓝色毛衣，用延长线在电灯上上吊。他一定是等我出去以后，才进我的房间。我想跑，但却无法移动，我的脚好像在地上生了根，所以我只好站在那里看着他，他距离我是那么近。我想叫妈妈，用尽力气想喊出来，可是嘴巴却发不出一点儿声音。”

卡雅垂下头，轻弹烟灰，抽了好大一口。

“接下来的事我只记得片段。他们给我吃药，让我镇静下来。三天后，我复原了，可是他们已经埋葬了他。他们说我没去参加丧礼也好，因为压力太大。我听了立刻生病，整个夏天都在发烧。我总认为他的丧礼办得太快，好像他的死法让人觉得丢脸似的，你不觉得吗？”

“嗯。你说他留了一张字条？”

卡雅望向峡湾：“字条放在我的床头柜上，上头写说他爱上一个永远得不到的女孩，他不想活了，要我们原谅他让我们承受这么多痛苦，还说他知道我们爱他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我非常讶异，艾文从没说过他爱上一个女孩，他几乎什么事都会告诉我。如果是罗尔……”

“罗尔？”

“对，那年夏天我交了第一个男朋友。他人很好，又有耐心，我生病的时候几乎每天都来看我，听我说艾文的事。”

“听你说艾文是个多么棒的人。”

“一点儿也没错。”

哈利耸耸肩：“我母亲过世以后我也是这样，可是爱斯坦不像罗尔那么有耐心，他直接问我是不是要创立一个新的宗教。”

卡雅咯咯轻笑，抽了口烟：“我想最后罗尔觉得艾文的回忆让一切都透不过气，包括他自己。那是个短暂的恋情。”

“嗯，但艾文还在。”

卡雅点了点头：“就在我打开的每一扇门后头。”

“这就是原因，对不对？”

卡雅又点了点头：“那年夏天我出院回家，走到我的房间门口，却没办法把门打开，我就是没办法。因为我知道只要一打开门，就会看见他吊在那里，而且都是我的错。”

“总是我们的错，对不对？”

“总是这样。”

“没有人可以说服我们相信那不是我们的错，连我们自己都办不到。”

哈利在黑暗中摁熄香烟，又点了一根。

山下的游轮已驶进码头。

一阵风吹过碉堡的枪眼，发出空洞阴沉的呜呜声响。

“你为什么哭？”哈利柔声问道。

“因为都是我的错，”卡雅低声说，泪珠滚落脸庞。“一切都是我的错。你一直都知道，对不对？”

哈利吸了口烟，把烟拿开嘴边，朝烟头火光呼出烟：“也不是‘一直’都知道。”

“什么时候知道的？”

“在东尼家门口看见毕尔·侯勒姆的表情那一刻知道的。他是个优秀的鉴识员，但他不是罗伯特·德尼罗，他脸上的惊讶表情不是演出来的。”

“就这样？”

“这样就够了。我从他的表情看得出来，他不知道我会去东尼家，因此他并没有去偷看我计算机上的数据，也没有把消息泄露给贝尔曼。既然毕尔不是间谍，那就只剩下一个可能。”

卡雅点了点头，擦去眼泪：“你为什么什么都没说，什么都没做？为什么不狠狠责备我？”

“这样有什么意义？我想你这样做一定有很好的理由。”

卡雅摇了摇头，让泪水流下。

“我不知道他对你承诺过什么，”哈利说，“我猜可能是威霸天下的新克里波的高级职位吧，而且我说的没错，你心有所属的那个家伙已婚，跟你说他会为了你离开老婆小孩，可是却永远做不到。”

卡雅静静啜泣，弯下脖子，仿佛头部过于沉重。像是一朵洒满雨水的花，哈利心想。

“我不明白的是，今天晚上你为什么非要跟我碰面，”哈利说，对着他的香烟露出不满的表情，也许他该换个牌子了，“起初我以为你要跟我说你是间谍，但我很快就发现不是。我们在等谁吗？是不是有什么事会发生？我是说，我已经被推到界外了，还能对他们造成什么伤害？”

卡雅看看表，吸了吸鼻涕：“我们可以回你家吗，哈利？”

“为什么？是不是有人在那里等我们？”

卡雅点了点头。

哈利喝完小酒壶里的酒。

门被撬开，地上的裂片显示门是被撬棒撬开的。手法不精巧，一点儿也不低调，这是警方的侵入手法。

哈利在台阶上回头，看见卡雅下了车，双臂交叠，站立原地。他走进屋内。客厅十分昏暗，唯一的光线来自开着的酒柜，但这幽微灯光足以让他

辨认出坐在窗边的人影。

“贝尔曼，”哈利说，“你坐的是我父亲的扶手椅。”

“我得找别的地方坐，”米凯说，“沙发有怪味，连狗闻到都避开。”

“你想喝点儿什么吗？”哈利朝酒柜点点头，在沙发上坐了下来，“还是你已经找到你想喝的了？”

哈利辨认出米凯摇了摇头：“不是我找到的，是狗找到的。”

“嗯，我想你应该有搜索令吧，但我怀疑是根据什么理由。”

“我们接到匿名线报，说你通过无知的第三者将违禁品走私到国内，而且可能藏在这里。”

“你说的是？”

“嗅探犬找到了某样东西，一个黄褐色小球，包在铝箔纸里，看起来不像国内常见的违禁品，所以目前我们还不清楚那是什么，不过我们正考虑要拿去分析。”

“正考虑？”

“那可能是鸦片，也可能是一团橡皮泥或黏土，视情况而定。”

“视什么情况？”

“视你的情况，哈利，还有我的情况。”

“是吗？”

“如果你同意帮我们一个忙，我就可能视它为橡皮泥，不送去检验。身为主管就是得分配资源使用的优先级，不是吗？”

“你是老大，你说了算。要我帮什么忙？”

“你是个不喜欢拐弯抹角的人，霍勒，所以我就开门见山地说了。我要你当代罪羔羊。”

哈利看见桌上那瓶占边威士忌的瓶底有一圈褐色液体，只能忍住冲动，不把酒瓶抓过来凑上嘴巴。

“我们必须释放东尼·莱克，他在至少两起命案上无懈可击的不在场证明，我们掌握的证据只有他打给一名被害人的电话而已。我们在媒体上把话讲得太强硬，莱克和他未来的丈人可能会来为难我们。今晚我们会向媒体发出一篇声明稿，说明我们之所以逮捕莱克，完全是根据饱受争议的哈利·霍勒警监对一名可怜的警署女事务律师花言巧语骗来的蓝单，而且这次的逮捕行动是你一个人策划的，因此你将负起全责。克里波在莱克被逮捕之后发现事有蹊跷，因此加以干预，并在跟莱克谈话之后澄清事实，立刻释放他。你必须同意我们的说法，签署这份声明稿，而且不能再对调查工作发表声明，一个字都不能，明白吗？”

哈利第二次看着瓶底余酒，陷入沉思：“嗯，相当棘手。你认为在你站在摄影机前方，高举双手，宣布凶手被逮捕，揽下功劳之后，媒体还会轻易相信这个说法吗？”

“声明稿上会说，是我一肩扛起责任，我认为掩护这次的逮捕行动是我们的责任，尽管我们对你可能捅出娄子感到不安，但是当你坚持要领导逮捕行动的时候，我并未阻止，因为你是资深警监，况且你又不隶属于克里波。”

“而我之所以签名，是因为如果我不签，就会被控走私和持有毒品？”
米凯十指指尖互触，靠上椅背。

“正确。但更重要的是，我可以立刻将你拘押，等候审判，这样就太遗憾了，因为我知道你想去医院陪你父亲，据我所知，他活不长久了，真是令人难过。”

哈利靠上沙发。他知道他应该发飙，过去那个年轻的哈利一定会发飙，但现在这个哈利只想把自己埋在沾了汗水和呕吐物的沙发里，闭上眼睛，希望这些人离开，走得干干净净，包括米凯、卡雅和窗边的人影。但他的大脑仍继续自动进行后天养成的推理习惯。

“除了我之外，”哈利听见自己说，“莱克为什么要接受这个说法？他知道逮捕他的是克里波，侦讯他的也是克里波。”

米凯还没说话，哈利就知道他会怎么回答。

“因为莱克知道被逮捕过的人会留下不愉快的阴影，尤其对他这种人更是如此，何况他正努力要赢得投资人的信心。为了摆脱这个阴影，最好的办法是认可我们的声明稿。这份声明稿指出，这次的逮捕行动是由警界一名我行我素、独来独往的警察不分青红皂白执行的，非常不专业。你同意吗？”

哈利点了点头。

“反正呢，对警方而言……”

“我担下所有罪状，是在保护整个警界的名声。”

米凯微微一笑：“我总认为你是个相当聪明的人，霍勒。这是不是代表我们达成共识了呢？”

哈利想了想。倘若米凯现在离开，他就可以去看看瓶底是不是真的还剩下几滴威士忌。他点点头。

“这是声明稿，我要你在这里签名。”米凯将纸、笔推过咖啡桌。灯光太暗，看不见内容，但是无所谓。哈利签了名。

“很好，”米凯说，拿起那张纸，站起来。屋外街灯的光线落在米凯脸上，看上去仿佛化了彩妆，闪闪发光。“这样对我们大家都是最好的，好好想想吧，哈利，去休息一下。”

访客的仁慈关怀，哈利心想。他闭上双眼，感觉睡神欢迎他投入怀抱，接着又睁开双眼，挣扎着站起来，跟着米凯走下台阶。卡雅依然双臂交抱，站在她的车子旁边。

哈利看见米凯对卡雅点头示意，卡雅耸了耸肩。哈利看着米凯穿越马路，坐上车，发动引擎，驾车离去。卡雅走到台阶前，说话声依然带着哭腔。

“你为什么要打毕尔·侯勒姆？”

哈利转身打算进屋，但卡雅的动作更快，一步踏上两级阶梯，挡在哈利和门之间，呼吸急促，温热的气息喷在哈利脸上。

“你知道他是清白的，为什么还打他？”

“你走吧，卡雅。”

“我不走！”

哈利看着她，知道这件事无法对她解释。他明白原来卡雅才是间谍的那一刹那，十分心痛且惊讶，痛到让他一拳挥出，打中侯勒姆那张讶异、无辜的月亮脸。侯勒姆脸上的表情，正好反映出哈利自己竟然这么轻易就相信了别人。

“你想知道什么？”哈利问道，听见自己刺耳的声音中蕴含怒火，“我真的相信了你，卡雅，所以你应该恭喜你，恭喜你把工作干得这么好。现在你可以离开了吗？”

哈利看见卡雅的眼眶中再度盈满泪水，她让到一旁。哈利蹒跚地走进屋内，甩上门。砰的一声之后，他站在无声的玄关里，站在寂静里，站在美好的虚空里。

47 怕黑

欧拉夫·霍勒朝黑黑暗眨了眨眼。

“是你吗，哈利？”

“对，是我。”

“现在是晚上对不对？”

“对，是晚上。”

“你好吗？”

“还活着。”

“我把灯打开。”

“不用了，我要告诉你一件事。”

“我认得这语气，我不确定我想不想听。”

“反正明天你也会在报纸上看到。”

“你有不同的版本要告诉我？”

“不是，我只是想让你第一个知道。”

“你喝酒了吗，哈利？”

“你想听吗？”

“你爷爷也会喝酒，我爱他，不管他酒醉还是清醒。没有多少人可以对酒鬼父亲说出这种话。不，我不想听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我也可以对你说出这种话。我爱你。我永远爱你，不管你酒醉还是清醒。你其实不难相处，虽然你总是爱跟人争论。你几乎对每个人宣战，